
AM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美国管理学会会刊) 发表指南

第一部分：研究主题选择

摘要：在本文撰写之初，AMJ 审稿人手中共有 64 份稿件，他们需要根据本刊使命与目标批判性评估这些稿件的优点。尽管他们会仔细阅读，但他们给编辑的建议一定程度上在作者多年前选择研究主题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种子。若一个研究项目不符合期刊主题，无论后期研究如何精彩，该研究都无法得到 AMJ 审稿人和读者的青睐。同样的，许多手稿由于研究主题的推动因素，在获得修改建议重新提交后得到发表。何种主题在我们看来能成为在 AMJ 出版的推动因素呢？本文将聚焦于以下五个明确的标准：**重要性、新颖性、好奇心、研究范围以及可操作性。**

一、重要性：接受“重大挑战”

选择研究主题的出发点之一是该研究是否由重大挑战而引出，或者能够为重大挑战的解决作出贡献。“重大挑战”作为一个术语，可以追溯到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在 19-20 世纪之交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而尚待解决的问题（希尔伯特问题），这些问题鼓励了后续数学研究创新。这些挑战适用于自然科学、工程和医学的各个领域，例如美国国家工程协会将药品创新与太阳能经济性列为重大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反映在旨在消除全球贫困、疾病和饥饿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这些重大挑战潜在的基本原则是大胆的想法以及采用较不传统的方法来处理重大且棘手的问题。

当然，提交给 AMJ 的文章很少涉及像脱贫或与饥饿斗争这样具有全球意义的主题。投稿给 AMJ 的文章能做的是以一种超越现有解释的、大胆而非传统的方式来处

理针对特定文献或领域中重大未解决的问题。这种超越往往会形成新的范式或开辟新的学术话题。例如，Ferlie, Fitzgerald, Wood, and Hawkins (2005) 试图探索为何循证创新在医疗行业中难以传播扩散?在许多文献中，创新传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而对医疗创新的关注使这一主题更加突出。Ferlie 等人在 2005 年的文章中以一种大胆的、非传统的方式解读这个问题：他们摒弃了线性传播模型，认为那些似乎有助于扩散的因素例如专业化—反而会导致无法推广。

重大挑战的概念对融合理论实用性和从经济和企业活动中获得个人和社会利益的观点的更广泛的讨论提出了一个严峻考验 (Brief & Dukerich, 1991; Ghoshal, Bartlett, & Moran, 1999; Schumpeter, 1942; Sen, 1999)。可理解的是，每个主题的选择不能引入新的范式；学术的积累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要求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未解决问题的“重大性”也会在不同的文献中会有不同的解释。然而，每一个重大挑战框架下的研究主题都为研究存在提供了理由；它允许作者阐明如何通过该研究解决一个更大的难题中的一小部分，并以此推动该领域的严谨性和相关性 (Gulati, 2007)。

二、新颖性：改变谈话

与其他许多顶级期刊一样，AMJ 也强调选题的新颖性。鉴于科学工作可以被看作是学者之间的对话 (Huff, 1998)，检查一个主题的新颖性的一个简单方法是，考虑一个研究是否会改变某个特定文献中已经发生的对话。这项研究仅仅是在现有的声音上添砖加瓦，还是显著地转变了对话的方向？有时，新的方向是通过在对话中以新想法或结构的形式引入新的词汇；有时，新的方向来自新见解而非先前的观点。

新颖的话题往往来自于知识重组，通过在两份文献或学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从领域自身扩展而来的想法往往变得更加孤立，因此降低了新解决方案诞生的可能性 (George, Kotha, & Zheng, 2008)。有关组织与战略的理论文献通常将“知识重组”作为新想法产生的一种方式。其前提是，组织通过探索新的技术领域来获得灵感，并将之与组织中已有的知识结合 (March, 1991; Rosenkopf & Nerkar, 2001)。Ahuja and Lampert (2001) 拓展了此论点，发现组织企业想要创新，必须克服以下三个病症：偏好熟悉而非不熟悉的，偏好成熟而非新生的，偏好现有方法而非新方法。

这三种病症被称为“熟悉陷阱”、“成熟陷阱”和“接近陷阱”，作者在为 AMJ 选择主题时也值得深思。选择一个过于熟悉的话题，可能会导致一项研究被认为至多是现有对话的边缘延伸；选择一个过于成熟的主题会使人们担忧其贡献是否多余；同样地，选择一个与现有文献相近的主题，可能会被认为过于重复，并与现有核心现象的观点过于背离。Agarwal, Echambadi, Franco 和 Sarkar(2004)对“新创衍生企业”的研究反应了如何在主题选取中避免熟悉、成熟和接近陷阱。新创衍生企业是指公司的前雇员发起的创业企业，他们利用过去从公司中获得的知识在同一个领域展开竞争。Agarwal 等人(2004)的研究通过关注一个新的、未被充分研究的现象，改变了创业和能力文献下的对话。

三、 好奇心：吸引并保持注意力

虽然新颖的主题可能会吸引读者，但想要抓住并保持他们的注意力，这还远远不够。对 AMJ 来说，最佳的话题应激发和延续读者的好奇心。在这种情境下，好奇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以方法为导向的动机状态，与更深层次、更持久、更沉浸式的信息

处理相关 (Kashdan & Silvia, 2009) 。Davis (1971) 的“兴趣指数”是描述如何引起读者好奇心的一个有效方法。根据 Davis 的观点, 当主题的论调与读者想当然的假设相背时, 该主题会显得有趣。例如, 一项将一个看上去是好的现象揭示出其不利的研究会引起读者的好奇心, 因为它与读者最初期望相悖。

另一种激发和保持好奇心的方法是运用谜团作为隐喻。Alvesson and Karreman (2007) 认为有趣的研究主题常由“故障”或者说“问题”引出, 即个人数据中令人惊讶的发现或现存文献中无法用现有方法论或理论解释的部分。这些问题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发挥想象力的机会, 同时也预示着一个谜团的潜在存在: “当你问更多问题时, 在附近徘徊……然后走到图书馆, 阅读更多的书籍也不足以解释, 谜团还是在手中” (Alvesson & Karreman, 2007: 1272) 。有趣的话题在迫切解决或重构谜团的愿望下旋即出现了。这样的主题比典型的“发现缺口”引发的研究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Alvesson & Sandberg, 2011) 。

事实上, 我们可以通过思考悬疑小说如何引人入胜来理解谜团隐喻。在 Agatha Christie 的《无人生还》中, 十名客人发现自己被困在一座岛上的豪宅里, 随后一个个按照“十个小兵”的童谣被谋杀。这个故事吸引人的原因很简单: 读者不知道结局。不幸的是, 许多 AMJ 投稿的研究结果, 即使在论文的摘要部分出于结果的可预见性没有“剧透”, 在文章标题中依然清晰并显而易见。比如这个标题: “领导者的幸福呈现对团队绩效的影响”。由于主题的直观性, 评审者可以推测文章结尾或者至少是结果段落的内容。Van Kleef、Homan、Beersma、Van Knippenberg、Van Knippenberg 和 Damen (2009) 的一项研究引起了更大的好奇心。由于领导者积极和消极情绪表现效果的研究结果的不一致, 研究人员考察了领导者的快乐或愤怒情绪是否会促进团队绩效。他们还研究了这种影响是否可以用追随者的情绪(“灼热情绪”)或追随者对绩

效的推断(“冷酷计算”)来解释。领导者的哪种情绪更有效,而这种效果又该如何解释?

如果你猜不出结局,那么作者的主题选择就是有效的。

四、研究范围:张罗一张大网

然而如果研究结论太狭隘,即使是最好的研究主题也会被低估。我们的讨论将“范围”定义为在相关结构、机理和观点方面,对主题所涉及的范围进行充分采样的程度。研究如果在范围上没有雄心壮志,在相关谜团或文献缺口的调查上缩小范围、诸多限制,就无法应对重大挑战。投稿者可能错误地认为 AMJ 仍然出版“研究笔记(Research Notes)”,因此没有选择足够的研究范围。但是事实上,我们很少发布任何比我们的“投稿者信息”中给出 40 页(在 Microsoft Word 中)更短的文章。有趣的是,我们怀疑一些投稿在研究范围上有问题,因为作者的数据切片太薄弱—作者试图从一个数据集中产生多篇好论文,而不是一篇杰出的论文。

最好的选题是对给定领域内的前景与展望进行全面充分的采样,甚至可能包括多个角度的结构和机理。Seibert, Kraimer, and Liden 2001 年对社会资本和职业成功的研究为在有效范围内选择主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在社会资本的讨论中提出了三个理论观点来解释为何一个员工社交网络的规模和组成会影响他的工资、晋升能力和职业满意度。Seibert 等人(2001)本可以选择关注这些观点中的第一个,第二个,或第三个。相反,他们将重点同时放在这三个方面,对每个观点的中介变量进行研究。当然,这对于一次投稿来说研究范围可能过于庞大,但这些问题可以在修订中解决,因为审稿人可以建议删除变量,以便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主题上。

五、可操作性：对实践的洞察

最后，研究主题应该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它应该为管理或组织实践提供见解。提高可操作性的方法是考虑实践中的多样性，即现有的学术构念与词汇无法解释的地方。例如，创新文献通常将创新描述为资本密集型研发的结果。但是，我们如何解释资本密集度低、研发支出受到严重限制，但仍能创造价值的新兴创新呢？20 美元的人造膝盖和低成本医疗设备等产品，在商业竞争和学术意义上，仍然是“空白地带”。因此，对这类问题的学术研究具有内在的可操作性。

McGahan (2007) 对管理研究的可操作提出了五大方法：一、提出违反直觉的观点；二、强调新的和重要实践的影响；三、展示实践中表现出的不一致和其结果；四、用一个特定的理论来解释一个有趣的现状；五、确定一种开辟新研究和实践领域的标志性的现象。当研究主题反映出在解决重大挑战，研究范围的雄心壮志，并且为现有的对话提供了新颖和非常规的变化时，所有这五种方法就都会呈现出来。Vermeulen(2007)提供了一个补充观点，指出当研究能够帮助从业者理解他们的组织实质时，特别是当它涉及到管理者可控范围内的变量时，研究具有可操作性。

总而言之，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主题应让研究者解决文献中的一个重大挑战，追求一个激发和保持好奇心的新方向，建立广阔范围的研究，并提出可操作的见解。目前在 AMJ 的审稿人手中的 64 个投稿，如果他们的主题具有这样的剖析，而不是太中庸、渐进、直观、狭窄或无关紧要，那么它们的表现将会更好。考虑到主题选择是投稿中最不容易修改的方面之一，我们鼓励未来的投稿者向坦率和挑剔的同事，特别是那些熟悉 AMJ 的同事，征求主题选取上的反馈。这样做可以给予这些主题一些驱动力，帮助其顺利通过评审。

第二部分：研究设计

摘要：大多数学者在博士阶段已接触过研究方法论的相关课程，并学习到了成熟研究设计的基础知识，包括研究设计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应当避免影响研究有效性的因素等等。因此，在我们有关研究设计的讨论中几乎没有新奇内容。相反，我们关注被 AMJ 拒稿的研究中显现的共性研究设计问题。研究人员在设计研究时面临的实际问题有：

(a) 没有硬性和快速适用的规则；将研究设计与研究主题相匹配是一门恰如艺术的科学；

(b) 外部因素有时会限制研究者得出最佳设计的能力（McGrath, 1981）。

了解组织、接触组织中的人员以及获得组织中丰富的信息与数据对于管理学学者来说是重要挑战，但如果把这些限制作为设计研究的核心驱动力，就会出现研究结果能被许多其他貌似合理观点所解释的情况，最终导致稿件被拒绝，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被浪费的结果。在 AMJ，适当的研究设计对于成功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文章虽可修订，却无法对研究的基本设计进行更改。研究设计过程中的决定最终会影响研究结论的置信度、研究结果验证研究者观点的效力、以及研究结果的排除其他解释的能力。

总结了过去一年 AMJ 的拒稿后，我们发现了以下**三个常见导致拒稿的研究设计问题**：

- (1) 研究主题和研究设计不匹配，
- (2) 测量和操作问题（即建构效度），以及
- (3) 不适当或不完整的模型规范。

一、匹配研究主题和研究设计

截面数据 (cross sectional data)

不管在微观还是在宏观的研究中，使用截面数据都是常见的拒稿原因。拒稿并不是出于横截面数据本身的错误或者是审阅者或编辑对此类数据的偏见，而是因为许多（或大多数）管理学的研究问题即使没有明示，实际上都隐含了变化的因素。截面数据的问题在于它们被错误地用来研究隐性或显性的因果关系或变化，对于这种研究问题的强力检验需要对某个变量进行多次测量或操作一个与其他变量有联系的变量。例如，关于组织领导风格的改变对于公司投资方式的影响、CEO 或高管的股票期权对公司决策的影响或行业结构变化对行为的影响的研究都隐性包含了因果关系和变化。

同样的，当研究者提出诸如管理行为影响员工动力、HR 管理举措减少离职或性别刻板印象限制女性管理者的晋升的假说，他们也在测试隐含的变化；因此无论数据是来自于原有数据库或是员工调查问卷，截面数据都无法支持充分的测试。无论研究人员使用哪种分析工具，他们根本无法通过截面数据建立强有力的因果关系，也无法构建变化。相反，推断变化或确立强因果需要纵向、面板或实验数据。例如 Nyberg, Fulmer, Gerhart 和 Carpenter (2010) 创建了面板数据并使用固定效应回归进行建模，模拟 CEO 与股东财务观点的契合程度对未来股东回报的影响。这个数据结构使得研究人员可以控制跨公司异质性并合理模拟公司内部财务契合度变化对股东回报的影响。

我们的观点不是贬低截面数据的潜在效用，而是想指出研究设计与研究问题恰当匹配的重要性，只有如此，研究才有能力验证相关问题。在研究设计阶段，研究人员应该问自己，他们选择的研究设计是否真的能回答该研究的基本问题。如果问题涉

及变化或变量之间因果关系（任何对中介效应的研究都暗示因果关系），截面数据都不能算上选。

不恰当的样本与过程

很多组织研究，包括发表在 AMJ 上的，都使用便捷样本、模拟的商业情境或虚拟任务。从研究设计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于样本和步骤选取是否适用于研究问题。让工作经验有限的学生参与经理选拔的实验研究对于测试性别刻板印象分别对男女性经理影响可能不太合适。但是让同一批学生参加情景实验并调查他们更倾向于为何种经理工作相对更满足该研究问题与研究样本对应的原则。Devers, Wiseman 和 Holmes (2007) 基于股权薪酬估值的一项研究诠释了研究问题应与样本匹配的这个理念，他们使用高管 MBA 学生的样本，样本中几乎所有人都有薪酬延期支付的经历。同样的，为研究问题匹配一个合适的步骤也需要与选择样本相同的考虑。如果一项研究涉及一个正在发展的场景，其中研究对象随着时间推移做出一系列决策并做出反馈，研究人员最好根据时间收集数据，而不是在一次 45 分钟的实验中收集这些决策和反馈点。

我们的观点并不是说某些样本（例如高管或学生）或步骤本身比别的好。实际上，在 AMJ，我们明确鼓励进行实验研究，因为这是一种极佳的解决因果关系问题的方法，并且我们认识到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尤其是那些涉及心理过程的问题）通常大学生的回答并不逊色于组织员工（请参阅 AMJ, 2008 年 8 月 From the Editors [vol. 51: 616–620]）。我们对作者的要求是：无论研究在实验室中或是在实际场所中进行，研究者应使用与研究问题相匹配的样本和步骤，并在论文手稿中说明为什么这些样本或步骤是合理的。

二、测量与操作

研究人员往往在操作开始时才想到有效性，但可能为时已晚。在做出操作性决策之前，作者提出一个新概念时必须清楚地阐明该概念的定义和界限，说明其与现有概念的关联，并避免旧瓶装新酒，用新名词援引老概念（Block, 1995）。难以定义核心概念常常导致论文前后不一致。例如，在撰写论文时，作者最初可能重点关注 A 概念，例如组织合法性，但后来又用一种不同但相关的 B 概念来表达，例如声誉或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审稿人将不能明确理解原来的概念或其理论意义。尽管丰富理论不是研究设计的特定组成部分，但是读者和审稿人应该能够清楚地理解作者提出的概念的含义，并看到证据证明已恰当地对其测量。

对现有测量方法的不当调整

对于实地数据收集人员来说，与组织和管理人员达成协作是一个重要的挑战，而问卷长度往往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一种简单的缩减调查长度的方法就是减少问卷的题项。但是研究人员从现有的度量中挑选项目（或重写问题以更好地反映其独特背景）而不提供相应支持的有效性证据会导致问题的产生。此问题有以下几种方法可以解决：首先，如果稿件包括新的（或替代的）测量方法（或量表），则所有题项均应包括在稿件中，通常收录于附录。这使评审人员可以检查新测量方法的有效性。其次，作者可能将两种测量方法（原始和删减版）包括在子样本或不同样本中，以此证明它们之间的关联效度。更好的方式是在概念网络中包括其他几个关键变量，以证明新的或替代的测量方法与其他类似和不同的概念有关。

对现有测量方法的不当应用

另一种审稿人警惕的问题是使用现有度量来评估**完全不同**的构念。这个问题在大型数据库的用户中尤为常见。例如，如果以前的研究使用诸如设计更改（例如餐厅）

的行为作为战略变革的度量，而提交的稿件中用同样的行为（更改设计）作为组织调查的度量，会导致我们对作者提出的预期概念的测量缺乏信心。考虑到研究过程的是一个不断累积和增量的过程，重要的是，作者既要确定其新构念的独特性，又要确定其与现有构念的关系以及它的效度。

共同方法偏差 (CMV)

我们看到许多被拒绝的 AMJ 手稿，不仅其数据是横断面的，而且数据还通过相同的方法获得（例如，由同一个人完成问卷的多个预测变量和标准变量）。共同方法偏差严重影响了对数据**相关性**的解释，因为这种相关性可能是由于测量方法（包括评估者效应，项目效应或上下文效应）导致的系统误差的结果。Podsakoff, MacKenzie, Lee 和 Podsakoff (2003) 详细讨论了共同方法偏差，并提出了减少其偏差影响的方法（请参见 Conway & Lance, 2010）。

AMJ 论文手稿中对关键变量的测量和操作问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心理测量学层面。从概念层面上说，关键变量的草率和模糊定义和对应的操作过程侵蚀着从研究中得出的推论。如果基础构念的本质和测量没有很好地被建立，那么读者将几乎没有信心相信作者已经实际测试了他们提出的模型，并且评审者可以找到对同一个结果的多种合理解释。实际上，不精确的操作和概念定义也使得很难量化汇总研究中的研究成果（即进行荟萃分析 meta-analysis）。

三、模型规范

说明理论模型的挑战之一是，实际操作中几乎不可能包含所有可能的控制变量和中介过程，因为相关变量可能不存在于所使用的数据库中，或者因为组织限制了问卷调查的长度。然而，在设计阶段仔细关注关键控制变量和中介过程可以在论文的评审

过程中带来可观的回报。适当的控制变量使研究人员可以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出更多明确的结论。

适当加入控制变量

研究可能会因为控制变量**太少**或**太多**而出错。纳入控制变量应满足三个条件 (Becker, 2005; James, 1980)。首先, 由于明确的理论联系或先前的实证研究, 我们预期控制变量和因变量相关。其次, 我们预期控制变量与假设的自变量相关。第三, 从逻辑上讲, 无论作为假设变量或是中介变量, 控制变量都不是研究中的核心变量。如果将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变量从研究中排除, 则结果可能会有遗漏的变量偏差。但是, 如果研究包含的控制变量不满足这三个要求, 它们可能会不必要地吸收自由度或使与假设变量相关的发现有偏差 (增加 I 型或 II 型误差的可能性) 从而影响研究 (Becker, 2005)。因此, 研究人员应仔细考虑它们所包含的控制变量——确保包含适当的, 但排除多余的。

操作中介变量

AMJ 文章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们被寄望于测试, 构建或拓展理论, 这一过程的通常形式为解释一组变量为何相关。但是仅凭理论是不够的, 同样重要的是, 对中介过程进行实证检验。在设计阶段应解决何时应将中介变量包括在模型中 (以及包含哪些中介变量) 的问题。当一个研究领域是新的时, 重点可能是建立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 一旦建立了关联, 对于研究人员来说, 清楚地描述和衡量变量 A 影响变量 B 的**过程**就变得至关重要。随着领域的日益成熟, 可能需要包括多个中介变量。例如, 变革型领导文献的优势之一是, 已经研究了许多中介过程 [例如领导-成员交换理论 (Kark, Shamir, & Chen, 2003; Pillai, Schriesheim, & Williams, 1999; Wang, Law, Hackett, Wang, & Chen, 2005)]。但是变革型领导文献的弱点在于, 即使这

些中介变量在概念上是相互关联的，对它们的研究大多数是孤立的。通常，每个过程都被视为管理过程影响员工的态度和行为的独特过程，而其他已知的中介变量则未被考虑。无法评估其他已知的和概念上相关的中介效应，使作者难以说服审稿人他们的贡献是新颖的。

四、本文结论

尽管研究方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但是优秀的研究设计的基本原理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将您的设计与您的问题相匹配，将构念定义与实证操作相匹配，谨慎确定您的模型，使用具有确定的建构效度的测量方式或提供类似的证据，选择适合您独特研究问题的研究样本和过程。提交给 AMJ 的稿件因为设计问题被拒绝的核心问题不是这些精心设计的研究，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尽管这无疑会发生），而是研究人员在研究设计阶段做出了太多的妥协。无论研究人员是基于现有数据库、收集组织中的数据还是进行实验研究，**折衷与妥协都是研究过程中无可避免的现实，而挑战是不要做出太多的妥协**（Kulka, 1981）。

我们可以根据以下假设提出一种实用的设计研究的方法：就有效性而言，大多数单一研究设计在某些方面存在缺陷。因此，提出强有力的研究设计的最好方法可能不在于消除对有效性的威胁（尽管在设计过程中这些威胁的确可以被减免），而在于进行一系列研究。单个研究都有其自身的缺陷，但研究组合成系列可能会得到比任何一项研究本身更有力的推论和更普遍性的结果。我们认为在组织科学和 AMJ 投稿中，多研究和多样本设计没有得到充分使用。因此，我们鼓励研究人员考虑使用多个研究或样本，并在多研究或多样本间互相解决缺陷。例如通过将实地研究与实验室实验相结合（例如 Grant & Berry, 2011 ），或测试多个行业数据集来评估结果的稳健性

(例如 Beck、Bruderl 和 Woywode, 2008) 都可达到这一目的。正如 AMJ 的"投稿者信息"中所述, 对于多研究稿件, 超过 40 页的标准长度是可以接受的。

AMJ 收到的稿件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研究设计出现问题**而从未被送审或评审反馈很差(即所有三个审阅者都建议拒绝), 但 AMJ 发表的稿件也并非完美无缺。有的稿件研究设计不能完全回答他们的基本问题, 有的使用未充分验证的度量, 有的错误说明了模型。处理每项研究中所有可能降低有效性的威胁过于复杂且难以实现, 实证研究也可能永远无法进行(Kulka, 1981 年)。但在研究设计阶段, 诚实地评估并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对研究效度的负面影响(无论是通过改进单个研究还是进行多项研究), 将增加最终正面结果出现的可能性。

第三部分：钩住读者

摘要：本文是针对论文《在 AMJ 上发表——第三部分：钩住读者 Publishing in AMJ--Part3: Setting the hook》的一篇论文解析, 该论文于 2011 年发表在美国管理学学报 AMJ 第 5 期上, 属于"AMJ 编辑对如何写作的建议"系列论文第三部分。该文的作者都是曾经的 AMJ 副主编: Adam M. Grant 和 Timothy G. Pollock。该文主要是给出写引言的建议, 正如标题形象地描述, 引言的核心在于钩住读者, 让读者有继续阅读的兴趣。

作者一上来先给了我们一个直观的印象: **AMJ 最佳论文奖获得者平均重写引言 10 次**, 两位作者在写该文时, 也重写了引言 10 次(而且对此仍然不够满意)。紧接着, 作者以"约会"做了个类比, 告诉我们"第一印象很重要"。**尽管引言是整篇文章中最短的部分, 但它的好坏却决定了读者是否愿意继续读下去**。在审稿的过程中, 如果审稿人在阅读引言时, 被论文的研究问题所吸引, 欣赏其重要性, 并了解这个研究是

如何推进该领域的，那么他们就会更愿意找理由推荐这篇文章修改后进入下一轮审稿。而如果审稿人在读完引言部分后，一点都不兴奋，那么他们就很可能找理由拒掉这篇文章。

为了找到“好引言”的特征，作者调查了 22 位 AMJ 最佳论文奖的获得者，以及 20 位 AMJ 杰出审稿人获得者。作者分三个部分展开，分别回答了三个问题：好的引言是怎么样的？杰出的学者是如何写引言的？以及有什么好的例子和常见的陷阱？

一、好的引言是怎么样的？

好的引言里应该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 谁关心这个研究问题？

引言最核心的目的是强调自己研究的主题对理论和实践都有裨益。通过分析 25 篇 AMJ 最佳论文，作者发现文章开篇有两个“设置钩子”的方式：引用和描述趋势。

引用是指使用一些具有“煽动性”的语录或小情景，让读者沉浸其中，感受到该主题的有趣和实用。

描述趋势是指强调该主题在业界或学界的发展趋势。

2. 我们对这个领域已经知道了什么，还有什么不知道的，以及那又怎样？

设置好钩子后，一个好的引言应该说明自己加入的是哪一场对话（即哪一个领域），该领域还有哪些问题是没有讨论的，为什么这些问题应该被讨论（Huff, 1999）。Locke 和 Golden-Biddle 在 1997 年提出“建立你的研究领域 找出该领域存在的问题”的方法。建立研究领域包括加入两场对话并将二者联系起来；或分析现有的对话并描述为什么这场对话需要往前迈进；或展示两个对立的视角并解释你如何解决这种对立关系。

找出该领域存在的 问题包括说服读者这个领域的知识需要进一步的发展；或说服读者这个领域的知识还不够完善；或说服读者这个领域的知识存在错误。

作者发现，很多文章都不能很好地找出该领域的问题。一些文章过于温和，小心翼翼地说以往的研究不够完善，不敢“树敌”，却又说自己的研究有很大的贡献。另一些文章则过于具有侵犯性，指出该领域存在错误，虽然能够激起读者的兴趣，但是这样对以往研究严厉的批评会引发读者的反感。最为适合的方式是指出该领域的知识需要进一步地发展，并且不否认以往的研究也是有价值的。

3. 从这篇论文中，能收获什么？

引言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对你的研究的理论贡献做一个“预告”，核心在于告诉读者你会如何兑现“改变，挑战或推进你加入的对话（或研究领域）”的承诺。作者提到，很多没有受过组织管理研究训练的学者常常会忽视这一点，但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研究空白并不代表这个研究就是有趣和有价值的，学者必须要解释为什么这个贡献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某个现象。

Hollenbeck 在 2008 年提出两个说明自己研究贡献的方法：改变现有的共识，创建新的共识。当作者找到了过去人们普遍持有的假定，挑战这些假定，并说出对现有的研究有什么启示时，即是在“改变现有的共识”。当作者展现出目前该领域缺乏共识，并阐明争论的线索或解决冲突时，即时在“创建新的共识”。

二、杰出的学者是如何写引言的？

作者调查了 22 位 AMJ 最佳论文获得者，发现获奖论文都具有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这些论文都在引言部分“钩住”读者。同时，作者也向这些获奖者们询问了撰写引言的时间安排和重写引言的相关建议。

关于**时间安排**：22 位 AMJ 最佳论文获得者中，9%的学者在一开始有了想法的时候就写引言，23%在初稿最开始的阶段就写，9%在初稿的最后阶段写；59%在初稿的中期写，并且在有想法时和/或在数据收集和分析结束前记录一些简短的笔记。此外，尽管引言的长度只占整篇论文的 10%，这些获奖者们平均写引言的时间大约是整个写作时间的 24%，超过一半的获奖者表示他们用了 30%或以上的时间去写引言，只有两位表示他们花不到 15%的时间写引言。

关于**重写引言**：为什么引言这么短的一个部分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正如最开始提到的，获奖者们平均重写引言 10 次，最少也是 3 次。45%的学者表示他们重写 10 次或以上，86%表示他们重写引言的次数超过其他部分重写的次数。**作者发现了三种重写引言的方式**：**1.无情地重建**，即一篇文章有多个作者，每个作者都“无情地”重写别人的引言，直到他们达成一致。**2.不停地迭代**，即不断地重写直到研究问题，研究空白，争论和贡献具体化了。这种方法常用在定性研究中。**3.依据清晰的计划，即按照前文提及的好的引言需要回答的三个问题作为指引撰写引言。**

三、好的例子

作者调查了 20 位在 2008-2010 期间获得了杰出审稿人奖的学者，让他们提名写得好的引言，包括 Latham, Erez & Locke (1988); Schmidt, Hunter, & Pearlman (1981); Staw, Bell, & Clausen (1986); Barker (1993); Chatterjee & Hambrick (2007); Elsbach & Kramer (2003); Gersick (1989); Huselid (1995); Tsui et al. (1997); Greenwood & Suddaby (2006); Madsen & Desai (2010); Sanders & Hambrick (2007); Gulati & Westphal (1999); Hitt, Hoskisson, & Kim (1997); Khanna & Palepu (2000); Sanders & Tuschke (2007); Lounsbury & Glynn

(2001); Rao, Monin, & Durand (2003); Poppo & Zenger (2002); Seibert, Kraimer, & Liden (2001); van der Vegt & Bunderson (2005); Whiteman & Cooper (2011)。大家可以自行进一步学习。

此外，通过对最佳论文获得者的建议进行文本分析，作者发现最主要的三个关键词是：聚焦，吸引读者，找出以往文献的问题。

四、常见的陷阱

没有很好地展示该论文的动机和找出已有研究的问题。这是最常见的错误，即没有充分地说明这个主题和研究问题的重要性，以及这篇论文会对现有的知识有什么贡献。审稿人提到：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作者假定自己写这篇论文的动机是很明显的，于是没有很好地展示出已有研究的缺陷。还有审稿人提到，作者常常说自己弥补了研究缺陷，但却没有告诉读者弥补了这个缺陷又怎样。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研究空白都需要被弥补的。

没有重点。这个错误通常有几个特点：其一，引言部分过长，涵盖了太多细节，却没有关于该文贡献本质的，有趣的信息。审稿人提到：作者在引言部分塞了太多东西，导致引言没办法令人信服和吸引别人的兴趣。其二，用了太多的框架去布置文章。其三，在引言部分展示该论文讲述的框架，但却没有明确研究问题并指出自己的贡献。

过度承诺。一些审稿人提到：有些作者的引言和后面的文章不匹配，也就是在引言部分给读者过高的期待，但后面的内容却没办法达到读者的期待。

总而言之，一个好的引言能够通过阐明“该主题的影响，目前学者们对该主题认识什么程度，我们还有什么不知道的，以及不知道的那些问题为什么重要”来钩住读

者，并且告诉读者自己的研究“如何对已有的研究有贡献或怎样开启了一场新的对话”。一个好的引言能够增加继续阅读的可能性以及让读者充分地欣赏你的研究。当然，好的引言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打磨，这些用于写引言的时间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些努力会得到回报。

第四部分：有效假说的构建

摘要：理论部分是任何论文的关键构成，对于 AMJ 期刊的论文投稿而言，显得更为重要。理论部分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有效的假设；此包括（1）将这些假设与相关研究联系起来；（2）提出清晰、合乎逻辑的论点，以此解释关键变量或（推理）过程为何与以提出建议的方式相关；（3）在被提议的模型中，在变量和过程之间的关系中创造一种一致性的学术感知。上述都是一个假设构建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将分别详细讨论上述几个部分，然后讨论在（理论）解释逻辑中的几个潜在陷阱。

一、参与先前研究（Engaging Prior Research）

创建强大理论部分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与其他研究人员进行[建设性对话](#)，这些研究者已经检验了理论或指导了某个主题的研究结论。AMJ 的审稿人需要在理论部分寻找一个清晰的、由理论驱动的（系统性）叙述，而不是文献综述形式。要想有效地写出这样的故事，需要在先前的研究与精心发展作者的创造性见解之间保持精巧微妙的平衡。

一方面，引用任何不相关的论文都有被称为“[引用论点](#)”（argument by citation）的风险。当一个理论部分的许多句子以引用开始时（例如，“Smith(2002)发现……”），重要的是后退一步思考，并且验证该研究者正在基于解释性逻辑基础上建立一个令人

信服的论点。在建立论点时，引用相关的之前著作是很重要的，但是理论部分不应该围绕这些前期研究来建立，如此一来，逻辑推理就被推到了后面。事实上，审稿人肯定会对那些有若干页文献综述/讨论，随之又有与前述的文章不符合逻辑的假设的论文提出质疑。通常而言，这种情况下的问题是，作者过于专注于告诉读者其他人做了什么，以至于论文中没有包含对当前假设的有力支持。因此，仅仅引用先前的研究并不构成逻辑上的论证；相反，引用应该被用以说明研究者自身观点逻辑的各种要素（Sutton 和 Staw,1995）。

另外，重要的是要[避免另一个极端](#)，即只专注于争论而忽略之前相关的对话。如果没有引用几篇高度相关的论文，读者就会质疑这篇论文的价值，尤其是当他们认为一篇或多篇被忽略的文章与当前的研究密切相关的情况下。解释你的工作如何融入某个主题的文献的一部分是清楚地阐明论文是如何建立在该文献的基础上，这就需要解释已经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论文提出的是一个超越先前工作的合乎逻辑的重要贡献。

有效地覆盖先前工作的关键是[超越仅仅引用特定的实证结果](#)，而是[关注正在处理的潜在理论问题](#)。在以前的研究中加入对话意味着参与过去实证研究的基础理论叙述，而不是实证结果本身。同样，贡献不仅取决于结果，还取决于它们如何导致对组织现象的新见解。这些见解将是有意义的，因为用来激励他们的想法，显然与假设背后的理论叙述的发展有关联。

要在与先前工作的联系和发展清晰的推理之间取得必要的平衡，一个方法是从论点本身开始，因为它们是思想的组织结构。一个可能有所帮助的做法是，首先撰写一篇论文的“理论与假设”部分的手稿，不要引用以往的任何研究成果。当然，别人的想法是这个练习的基础。但是，以这种纯粹的形式构建解释逻辑，可以让人看到它本身清晰、一致和具有说服力。此外，这一练习需要将正在进行的理论叙述合并到一个自

己的解释逻辑之中，这样做将使提议的想法与更大的对话（空间）之间的关系变得明显。当这一点令人满意地达到，研究者就可以回头继续吸收以前的研究工作，把功劳归于应得之人，并解释新的工作是如何补充或挑战他们的工作的。

在开始一个理论部分时，将一个人的观点与他人的观点相比较，这其中的挑战之一就是失去了对清晰论证的关注——这是一个有效理论部分中最关键的元素。当读者得出一个有根据的假设时，理论部分就应该已经指出了（1）这一假设并不令人意外（即，这篇论文显然引出了这个具体的预测）；（2）读者可以清楚地理解为什么这些构念（constructs）是相关的。读者可能不完全同意，但他们清楚地了解潜在的关系，这是研究假设的重点。

二、建立论点或逻辑解释的逻辑（Building the Argument, or the Logic of Explanatory Logic）

手稿中推导（lead up）每个假设的部分是比较难写的，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这些章节的目的是说服读者，假设中的主张是可信的。选择这些读者（审稿人）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作为审稿人，他们的角色是对论文中提出的主张（假设）和支持它们的逻辑保持健康的怀疑态度。

确凿的假设（Substantiating hypotheses）。简单地说，假设是指因变量 Y 与自变量 X 的系统性相关。逻辑锻造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且可以用几种方式来构建。其中一类方式是将假设与类似的逻辑关系联系起来，这是已建立的理论或概念框架的核心原则。例如，一个假设可能取决于团队成员参与合作行为以提高他们的地位。为了证实这一说法，作者可能会求助于 Tyler 和 Blader(2000)的小组参与模型(the group engagement model)。正如 Sutton 和 Staw(1995)指出的那样，仅仅引用

(merely referencing)小组参与模型是不充分的。作者必须为读者提供足够的解释使其明白为什么 Y 应该被 X 预测，而不必去阅读 Tyler 和 Blader(2000)。这种方法的成功主要取决于论文中主张与既定理论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逻辑中的其他元素与小组参与模型不一致，那么这个前提就会失败。一个相关的逻辑技巧是提供经验证据来支持类似于假设所陈述的观点。这里，隐含的论点是，如果它已被证明在类似的情况下发生，那么它也应该适用于目前的情况。然而，经验证据只有在符合逻辑的情况下才有说服力。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描述介入状态和/或过程的角色来关注假设的关系是[如何\(how\)发生的](#)。例如，Seibert, Kraimer 和 Liden(2001)提出了一个模型，该模型综合了社会资本对职业利益的两种观点。对相关的理论上相关的中介（获取信息、获取资源和职业赞助）的角色进行了仔细的解释，创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关于社会资本如何带来职业利益的叙述。当描述一种假设的关系是如何“运作”的时候，要注意到对主要介入状态和过程进行操作的重要性；没有实证检验，中介的角色就无法得到证实，审稿人可能会认为这是纯粹推测性质的（speculative）。构建假设的一个相关考虑是背景。假设可能用于一般情况，也可能局限于特定的环境，如行业或民族（国家）文化。需要确定边界条件，以便所提议的关系的相关性是明确的。

利用[多个理论](#) (Utilizing multiple theories)。当使用多种理论时，解释假设背后的机制挑战尤其重要。不同的理论可以是对各种问题的新颖见解的来源，可能来自于同一领域（例如，企业的资源基础观和交易成本经济学），也可能来自不同的基础学科（例如，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在这两种情况下，将来自多种理论的见解结合起来所面临的挑战是要清楚地解释为什么解决这个研究问题需要使用这些理论，以及这些理论如何以一种对研究主题有独特贡献的方式结合起来。应该清楚地解释每一

项额外理论的必要性，以避免产生这样的印象：即理论是临时结合起来以证明不同的假设。

有几种可能的方法来结合理论，每一种都有潜在的优点和缺点。通过相互竞争的假设将一种理论与另一种理论进行比较，并让数据决定赢家，这是一种必须谨慎对待的广泛使用的方法，因为它会让读者感到困惑，为什么一个看似合理的理论会胜过另一个同样合理的理论——特别是考虑到这两种理论在文献中都有大量的实证支持（Cooper & Richardson, 1986; Platt, 1964）。另一种方法是[解释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一个理论应该优先于另一个理论](#)，一种特别有效的方法是[解释每种理论的预测最可能适用的条件，并通过实证检验这些预测](#)。Vanneste 和 Puranam(2010)研究了学习效应何时对合同设计产生更大的影响，并将学习效应与信任效应区分开来，就是这种方法的一项例子。

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作者感兴趣的是[将理论结合起来](#)，以便更完整地描述组织现象。结合意味着这种关系是可加性的，并导致将不同的自变量与因变量联系起来的假设。这种方法的风险在于，人们倾向于指定结合自变量的模型，因为在过去的研究中，每种模型都被证明会影响因变量。必须有一个[概念框架](#)，将这两种力量观点结合在一起，阐明它们之间的相关差异。Agarwal 等（2004）在分析磁盘驱动器行业的衍生产品的创建和性能时，有效地提出了这种理论组合。相关的，一篇论文可以解释不同的理论是如何最适用于相关的研究问题，结合解决一个特定的现象；例如，一种理论可以解释何时一种实践将获得牵引力（traction），但另一种理论可能解释了哪些公司最有可能采用这种实践（例如，Sherer & Lee, 2002）。

在两种理论之间寻求更多的整合是常见的方法。这涉及到阐明两个观点是如何互补的——也就是说，一个理论的假设是如何隐含地要求另一个理论的假设得到充分实

现，反之亦然。这种整合需要对每一种理论的逻辑基础有一个透彻的理解，并且在建立假设之前必须清楚地说明两者之间的联系。做出重大贡献的潜力取决于整合是否为每个理论及其各自的文献提供了新的问题和新的见解。例如，Siverman(1999)在对企业多元化的研究中整合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要素和企业的资源基础观。

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使用多种理论可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来创建强大的理论。然而，当所使用的理论来自不同基础学科时，解释一致性的挑战就更大。虽然 AMJ 鼓励多学科研究，但大多数已发表的管理学论文关注的是单一核心学科（Agarwal & Hoetker, 2007）。将来自不同领域的思想整合在一起的工作，对理论的贡献潜力巨大，但是，这些想法的实际整合必须谨慎进行。

一致性 (Coherence)。在发展一个有效的理论部分时，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解释为何一个人选择了一组特定的解释变量。如果没有对一致性（连贯性）的深入讨论，读者和审稿人会想知道是什么将理论叙述结合在一起（Dubin,19776;Whetten,1989）。关键是解决**为什么选择这些变量**（并且只选择那些变量）的问题。一个有效的理论部分必须解释这些变量是如何以一种强有力的和连贯的理论贡献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并且不会让读者疑惑为何没有包括其他变量。提出的假设应该以一种对主题有整体贡献的方式联系起来。Graebner(2009)在对创业公司收购的定性研究中，很好地将信任理论和代理理论结合在了一起。

一个强大的概念框架并不需要一个带有方框和箭头的图形来解释假设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尽管一个图形可以帮助读者可视化这个框架。重要的是，一个清晰的、全局性的研究问题来驱动假设，个人通过对研究主题的基础理论和实证工作的利用，清楚地解释这些解释变量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

我们在前面谈到的与之前的研究进行对话时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逻辑最好由以下三种方法的结合来完成：[建立在已经成立的理论基础上，提供相关的经验证据以及解释变量 X 的变化如何导致 Y 的变化](#)。但解释性逻辑是基础；没有它对现有理论的呼吁就听起来不真实，而且只提供经验证据会让读者疑惑“为什么？”此外，在已建立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构建可以引致解释如何(进行构建)，因为中介常常从理论中流出 (flow out) 。

三、陷阱 (Pitfalls)

在描述了基本假设的核心要素之后，我们觉得有必要回顾审稿人在评估提交的假设发展时发现的一些反复出现的陷阱是很有用的。构建假设的常见陷阱包括[缺乏特殊性 \(specificity\)](#)、[碎片化理论](#)以及[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

[缺乏特殊性 \(Lack of specificity\)](#)。当一个人的解释逻辑从一个更广泛或更普遍领域的理论中得出时，就会缺乏具体性/特殊性。例如，特质激活理论 (trait activation theory) (Tett & Guterman, 2000)解释了与人格特质相关的态度和行为是如何在个体的社会环境中被“激活”的。因此，它为那些试图用个人特征来解释组织中的态度和行为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座重要的桥梁。然而，它的应用是普遍的，虽然可能有必要解释为什么一个特定的环境因素的集合会激活一个特定特征的态度和行为表现，但它不是一个充分的解释。社会交换理论 (social exchange theory) (Blau, 1964) 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它可以建立在一个人的逻辑的一般水平之上（例如，有利于产生回报），但并不清楚地建立更具体的运作关系（例如礼貌可以预测工作表现）。细节和详情需要得到有效的解释——这个指定原则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用来支持主张的理论领域比假设本身更广泛或更普遍。

碎片化理论 (Fragmented theorizing)。当作者有一个包含多个假设关系的模型，其中每个链接都由来自不同理论的逻辑支持时，就意味着碎片化的理论状态。这种方法的动机可能是一种错误的信念，即理论越多越好。不幸的是，这可能会在审稿人的脑海中留下如下印象：即作者是在进行事后的理论化，并且在文献中寻找一个似乎符合给定假设的理论；或者更糟糕的是，寻找一个与他们已经收集到的数据变量相匹配的理论。我们的观察并不意味着作者不应该使用多种理论来支持他们的假设。相反，它表明从多个理论中获得的支持需要整合到一个连贯的、有凝聚力的解释性叙述中。（参见上文关于一致性的部分。）

显而易见的事实陈述 (Stating the obvious)。虽然这似乎是违反直觉的，但如此彻底地支持一个人的假设，以至于这些假设看起来很明显，因此很无趣，这并不罕见。如果一个假设陈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或者提出了一个常识，那么，尽管它是正确的，但它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Davis, 1971)。当一个审稿人 (评估者) 说：“我无法想象零假设是如何或何时成为现实的”，她/他说的正是这一点。

纠正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不理睬 (flirt with) 零假设**——也就是说，反思对立论点的合理性或者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然后，将替代的假设作为可能被认为合理的，甚至是公认的智慧替代。这需要深思熟虑思考理论观点，从而给予了零假设足够的信任。如果事实证明零假设不可信，那么，你的选择实际上是显而易见和微不足道的。

四、结论 (Conclusions)

研究假设是论文的核心，建立假设是构建有效理论的重要任务之一。一个强有力的理论部分必须有效地利用先前的文献，其中包括理论的和经验的，但必须超越它来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逻辑论证。每篇论文都存在大量的思考，理论部分是解释研究者如何为研究主题增加价值的关键，以及为何这些特定的假设具有独有的意义，并且相互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连贯一致的概念框架。

第五部分：研究方法和结论的雕琢

摘要：恭喜各位来到“研究方法和结果”这一部分，经过了一番绞尽脑汁的对于研究主题的构思、方法设计、理论提炼和写作后，可能有些研究者会认为终于能够小憩一下，继而将本部分内容丢给新人作为练手工作了。但作为 AMJ 现任编辑，必须负责地告诉大家：“方法和结果”部分虽然不是文章最关键和核心的部分，但对于审稿人对于稿件质量的评估过程却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方法和结果”的报告主要是为了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 (1) 如何及为何获取现有数据？
- (2) 数据分析如何进行，以及得到了什么结果？

良好的方法和结论写作能使得读者相信作者的观点有据可循，并且从细节处体现作者和文章的严谨性。本文的建议是在研究方法和结果的报告时应当遵循 3C 原则，即**完整性 (completeness)**、**清晰性 (clarity)** 和**可信性 (credibility)**。

一、研究方法的 3C:

完整性：在我们的评审意见中关于方法部分最常提及的问题为以下三个方面：(1) 一些作者未能对完整描述数据收集的方法，(2) 或是未能完整描述构念的操作化定义，(3) 亦或是未能完整说明采用了哪些分析方法。对待一份原始数据，作者们不仅需要描述数据发生了什么改变，**更重要的是为何做出这些决定**。即数据收集的完整

性不仅要求作者详细说明获取了哪些数据（What），并且需要解释为什么获取到的是这些数据（Why）。一个好的例子是几位学者对于群体层面的公民行为的研究（Bommer, Dierdorff, and Rubin's 2017），我们可以从文章方法部分的描述中得知下列信息：（1）如何联系到参与者（即论文的第一作者现场与参与者对接），（2）如何获取数据（在实地培训室中，由 20 至 30 名员工组成的小组），（3）对参与者采取了何种激励措施（公司总裁和研究人员的来信），（4）哪些参与者提供了与模型相关的构念的信息（员工，管理者，高管），（5）其他与数据收集相关的信息（例如参与实验的员工和管理者在不同的房间内完成相应的问卷）。提供数据收集的详细信息以及个人和团队级别样本特征的完整描述，有助于评审人评估研究设计的优缺点。完整的信息有利于评审人评估研究的优劣势，[研究的优势自然要说，但对于不足之处也当详细说明](#)。举个例子，对于一份采用了两轮滚雪球方式收集到的数据，其缺点很显然，两轮数据收集的样本经过匹配后产生的样本量会小于直接邀请参与过第一轮调查的参与者进行第二轮调研的样本量；但同时，此方法却具有独特优势：大量的单轮参与者（那些仅参与了第一轮调查或第二轮调查的参与者）可被用于直观地反映调查的响应偏差（response bias）和样本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研究当中时常用到的[档案数据](#)，虽然作者往往无法获取数据搜集的详细细节，但同样不能忽视对于此类数据收集过程描述的完整性。实际上，大多数档案数据集都随附有提供大量详细信息的技术报告或使用手册，研究人员可以尝试复制原始数据集中发现的数据收集程序和度量的详细信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Lee, Gerhart, Weller 和 Trevor（2008）等人对于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and Youth Cohort (NLSY79)的使用。对于其他的档案数据收集，即作者自己构造的数据集，可能是通过编码企业年报或媒体账户，或是通过其他方式构建变量，诸如此类的

情况下,作者都必须说明如下问题:多少观测值因为何种原因被丢弃;编码如何进行,里面包含了怎样的主观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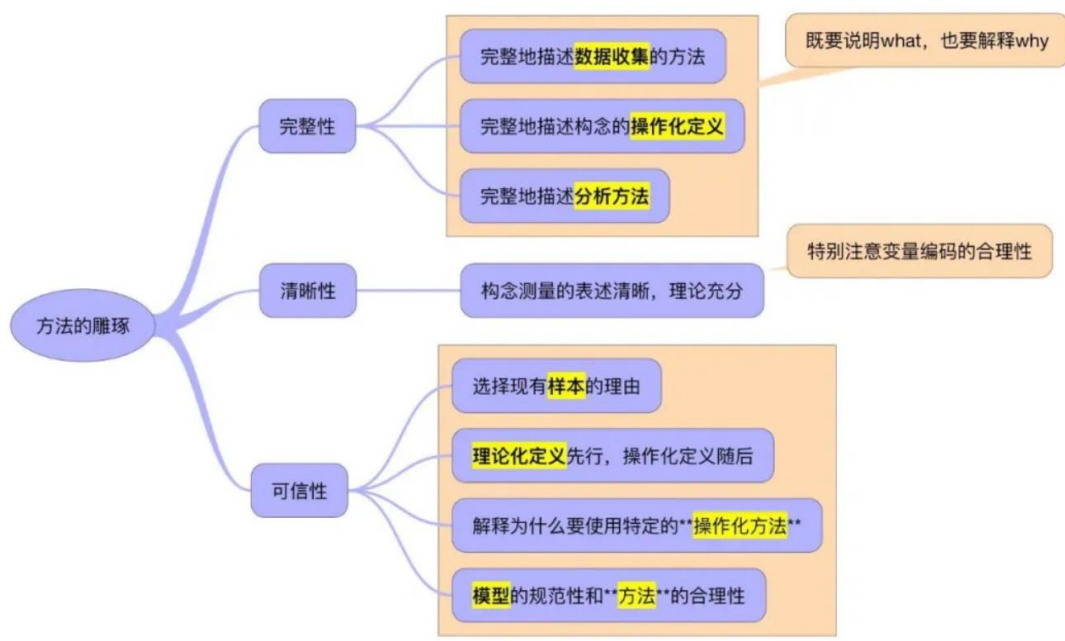
总而言之,对于任何数据而言本部分都应当保证三点:(1)能够回答研究程序的 how, what 和 why 的问题;(2)允许读者对研究的优劣势进行评估,显示研究的专业性;(3)为保障研究的[可重复性](#)提供充足的信息。

清晰性:清晰性也是常常被忽略和没能做好的细节之一。我们常常见到下列表述:“我们采用了某某的题项”或者“我们采用了来自多个来源的题项”,文章却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理想情况下,作者可以通过使用可用的完整且经过验证的变量构造方法来简单地避免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则必须说明修改的理由。[如果作者在初稿中未提供这些信息,审稿人的回复意见也必定会要求提供,而提前提供信息可以提高二次修订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值得注意的是,变量编码的合理性是导致清晰性问题的常见原因。几乎每个定量研究都有可能涉及到编码问题,尤其是那些设计档案数据集,实验法等的研究。例如, Ferrier (2001) 使用结构化内容分析来编码新闻头条以衡量竞争性攻击。在这个极好的例子当中, Ferrier 以一种有组织性的方式,结合直截了当的语言,清晰地描述了研究团队如何制定每个维度的编码决策,以及这些决策如何导致与竞争性攻击的操作化定义相匹配。

可信性:作者们可以通过简单的小技巧提升读者对方法和结论的可信性的感知。首先,可以强调为什么选择了现有的样本,审稿人经常质疑为什么要使用特定的样本,特别是感兴趣的现象在某些研究背景下的重要性不那么明显时;其次,可以在对构念进行操作化定义前总结其理论化定义。这不仅降低了读者的阅读难度(不必在论文中

来回查找构念定义), 并且将减少读者对论文提出的理论是否与检验结果相符的担忧。

第三, 解释为什么要使用特定的**操作化方法**, 例如, 组织绩效包含多个维度, 对于一些作者而言, 这些构念有些可能与手头的假设有关, 而另一些则没有, 一些作者可能会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引入某些维度, 给审稿人带来“惊喜”。如果现有数据中有其他替代措施, 建议报告使用这些替代措施后的发现。第四, **模型的规范性和数据分析方法的合理性**至关重要。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作者在未对需要控制的原因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就在模型中包含了这些控制变量, 这是不可取的。对于某些类型的数据, 存在多种可能的分析方法, 作者需要说明为什么使用一种方法而不是另一种方法。例如, 面板数据可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需要注意的是, 每种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假设, 在某些情况下, 必须进行其他分析才能做出分析方法的选择 (例如, 进行 Hausman 检验以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进行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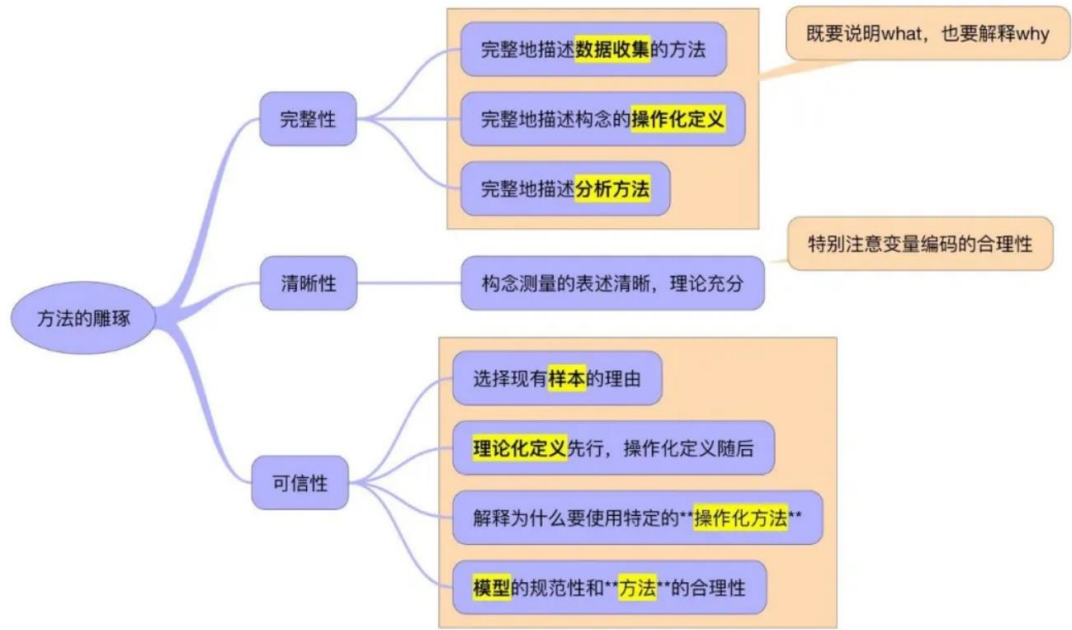
二、研究结论的 3C:

完整性: 需要明确的是, 高效的写好实证结果部分并不容易, 尤其是当研究的模型或研究设计比较复杂时。首先, 对于新手而言, 绘制一个**概览性的表格**十分必要, 在表中列举各个变量的中位数、标准差、相关系数等。尽管这些数据并不能直接证明假设, 但能够展现数据的概貌。例如, 变量之间高度相关意味着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相对于变量平均值的较大标准偏差意味着可能存在离群值问题。事实上,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检查数据范围和异常值是一种好习惯, 这样可以避免由少数异常值引起的重大发现。表格中报告的变量的分布特征(例如均值, 最小值和最大值)本身具有参考价值。例如, 在一项关于 CEO 继任的研究中, 测量变量——CEO 继任类型的方法也可以说明从不同来源招募的样本中新 CEO 的分布。这些分布特性不仅描述了 CEO 继任现象, 并且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其次, 在报告结果时, 应该讲清楚分析的单位, 样本量的大小和各个模型中用到的因变量, 尤其是当上述信息因模型而异时。以 Arthaud-Day, Certo, Dalton, and Dalton (2006)为例, 他们研究了公司财务重述后的管理者更替现象。研究有 4 个因变量, 包括 CEO 更替、CFO 更替、外部董事更替、审计成员更替。研究使用“CEO / CFO”作为分析单位构建数据, 并使用 Cox 模型检验高管更替时间。CEO 更替的模型样本量为 485, CFO 更替的模型样本量为 407。相对的, 在检查外部董事和审计委员会成员的更替时, 由于 Arthaud-Day 和她的同事无法确定外部董事和审计委员会成员离任的月份, 因此他们使用董事/审计委员会成员来构造数据, 并以年作为分析单位, 采用逻辑回归检验其更替的可能性。外部董事更替的模型样本量为 2668, 审计委员会成员更替的模型样本量为 1327。其要点是, 诸如 Arthaud-Day 和其同事提供的仔细描述有助于读者校准研究对结果的解释, 并防止审稿人提出有关有待澄清的问题。

清晰性：结果部分的目的是回答已经提出的研究问题，并为假设提供实证证据（或缺乏证据的解释）。但我们时常看到，有些研究在结论讨论时未与之前的假设结合，我们还看到，一些作者在“Results”部分报告了结果，但在“Discussion”部分讨论了结果与假设的联系，或者相反地，一些作者过早地在“Results”中讨论了结果的应用和意义，而不是在“Discussion”部分进行这些讨论。上述的情况都未能**明确地描述研究的主要结果**。为避免此问题，在报告相关结果之前总结每个假设，建议的格式：
Hypothesis X suggests that... We find that ... in model... in table... Thus, Hypothesis X is (or isn't) Supported. 尽管这样的格式看似机械化甚至有些无聊，但它的确是清晰地报告结果的有效方式。我们也鼓励和欢迎作者用新颖且清晰的方式报告结果。此外，我们建议：除非有特殊情况，**结果的报告应与假设顺序一致**。不管结果显著与否，假设是否得到支持，所有的结果都必须得到直白清晰的解释，而不要尝试掩盖；在结果中讨论变量的影响时也建议沿用方法中的变量陈述顺序。更进一步地，最好以相同的顺序跨节引用变量，例如，在“Method”部分使用表格描述不同变量的度量方式，并在“Results”部分按照之前变量解释的顺序讨论结果。诸如此类的一致性提高了描述的清晰度，不仅能帮助读者既遵循手稿的顺序又很容易地找到想要的信息，同时为作者提供了一个清单，提醒作者在文章的其他部分提供与列表上的变量相关的信息（例如，“Method”部分和/或相关系数矩阵中遗漏了模型中包含的某些变量）。

可信度：尽管文章的任何一部分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最后结论的可信度，但作者们仍然能够通过**在“Result”部分的采取一些方法以提升读者对结论的感知可信度**。首先，向读者解释为什么对结果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例如，交互项的系数为负，则意

意味着正向关系的减弱或消失，甚至有正变负。[绘制重要的交互作用的图](#)将有助于结果的可视化，从而证明发现是否与预期假设一致。Aiken and West (1991) 提供了关于在回归中绘制交互作用图的“黄金法则”。除此以外，确定斜率是否在统计学上显著对于结果是否完全支持假设的评估通常很重要，Preacher, Curran 和 Bauer(2006) 开发的技术在这些计算中很有帮助。第二，如果存在可替代的度量方式、方法或者模型，但作者仅采用了其中的一种选择去报告结果，那么，读者有理由怀疑作者“筛选”了与假设相符的那些结果。[补充分析和稳健性分析](#)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例如，Tsai 和 Ghoshal (1998) 研究了公司内部网络中业务部门职位对价值创造的作用。尽管他们在单个业务部门级别上提出了假设，他们还从二元数据中生成了多个业务部门属性的度量方式。这些步骤引起了人们对分析水平和结果可靠性的担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进一步分析了二元水平的数据并获得了一致的结果。第三，即使结果在统计上显著，读者仍可能会问：那又如何？在统计上显著的结果并不一定代表在实践中具有价值。作者们通常会在“Discussion”部分讨论结果的实际意义，但实际上，也可以在“Result”部分适当讨论[以表明结果的实践意义](#)。Barnett and King, 2008 对溢出危害的研究中是个很好的例子。本文的假设 1 为：“一个公司的错误会损害同行业的其他公司”。除了报告预测变量的统计意义外，作者还提供了此类溢出的平均规模相关的信息。他们报告说：“在发生意外伤害平均人数 (3.5) 的事故之后，一家与事故发生在同一行业的化学公司的股票价格将会下降 0.15%”，并且“发生员工死亡的事故，该公司的股票价格将会下降 0.83%”。



三、本文结论：

虽然研究方法和结论在论文撰写的大工程中远称不上关键步骤，但我们认为这部分仍然是影响评审人的意见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议大家对此部分的写作要格外小心，可以借鉴的三个秘诀就是上述提到的 3C 原则，祝大家创作出更完整、更清晰、更可信的方法和结果！

第六部分：撰写意义讨论

摘要：本文是“AMJ 发表指南”系列的第六部分。该系列文章由 AMJ 的编辑们联合撰写，为如何提高投稿文章的质量提供意见和建议。本文重点讨论了讨论部分的理论意义，以及在撰写理论意义时常见的错误。

附加定义：

1. 事后反思

2.次要的或不得不做的事情

3.非本意行为

当作者开始构思讨论部分时，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有时是艰难的旅程。通常由于研究设计和执行的先进性，作者们对投稿文章能被发表的预期很大。因此，为迅速完成文章，避免文章向“审查中”状态过度，许多作者将讨论部分视为一种敷衍的作业。在将讨论部分作为一种技术程序（即上述附加定义 2 和 3）而不是一个更深入地探讨其工作意义（上述附加定义 1）的讨论时，作者放弃了许多宝贵的机会。其中之一就是有机会[加强他们的研究信息](#)，并在此过程中[说服读者他们的文章更大的潜在的价值](#)。另一个是在[现有文献中更充分地嵌入他们的研究](#)，从而使志同道合的学者处于一个更丰富的理论交流中，甚至影响该交流的方向。

这些常见失误使得编辑们去探索作者们如何能更好地处理理论贡献的讨论。可以肯定的是，[讨论部分包括实践意义、研究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每个方面都有不同的重要性，[是任何完整讨论的必要组成部分](#)。这里，我们将注意力放在理论意义上。在作为助理编辑的经验中，我们发现这方面既重要又有很高的回报，往往是一个主要的课题。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勾勒出一些更清楚地阐明理论贡献的方法](#)。

一、结束和开始

Whetten (1989)、Corley and Gioia (2011) 非常有说服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什么是理论贡献？我们相信通过使用一种将讨论段落视为一个双重的、有点矛盾的部分可以加强这一重要的论文维度的讨论，即将讨论段落作为一个结束和新的开始同时实现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理论含义的讨论有助于结束一项研究，以广泛、反思的方式阐明其主要进展，这是一个结束。然而，它还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因为

它重塑了当代的理论理解，带来了新的有价值的思想。这种方法帮助作者阐明了他们的研究调查所提供的两到三个最关键的理论见解。最后，本文总结了一些讨论部分常见的错误以及影响有效总结理论贡献的倾向。

理论意义：结束

为什么学者会选择进行特定的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因为他们着迷于一个研究主题提出的挑战。读者的兴趣也是如此。因此，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可能是开拓了更大理论意义的问题的研究，而非增加该领域研究数量的研究（Colquitt and Zapata-Phelan, 2007）。**尽管在任何研究的开始起着中心作用的都是解决一个课题，它的意义如果不吸引人的话，作者往往会在讨论部分失去该研究的意义。**概念发展、研究设计和分析的复杂性常常致使研究人员忽视了更广泛的理论挑战，而正是这些理论挑战促使研究人员走上了他们的道路。

然而，**一个有影响力的讨论部分保留了这一重点。更确切地说，它强调了重新审视研究的原始理论动机。这么做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回到理论动机是实现有序完成研究的一种手段。扼要重述为评估解决理论难题任务的进展提供了基础。**当然，最初的理论问题不需要完全解决。例如，研究中可能发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或有问题的假设。然而，重新审视理论动机为作者和读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参考点。在进入论文的讨论部分时，读者们（正如论文作者最初那样）还记得此研究的动机。重述确保了作者们兑现他们展开研究时的初始承诺——回答潜在的理论问题，从而履行了他们与读者之间的契约。

第二，回到论文最初的理论动机能够以令人信服的方法简洁地解决了“那又怎样？”的问题。AMJ 拒绝原稿的最常见原因之一是它们未能提供有意义的理论进展。

当然，关于意义的努力开始于文章提交前的几个月，甚至几年，涉及主题选择（见

Colquit and George, “来自编辑”, AMJ 54:432-435) 以及在文章导语中的清晰表述 (见 Grant and Pollock, “来自编辑”, AMJ 54:873-879)。然而, 讨论部分提供了一个比以往更有力地回答这一问题的方式, 并以更丰富的方式阐明研究如何改变, 为挑战或从根本上改进对现有理论 (以及其核心概念、原则等) 的理解提供了场所。作为某一特定领域的专家, 研究人员常常无法意识到其他人可能不具有相同的理论兴趣或看到他们潜在的优点。因此, 一个有效的讨论部分不仅报告了研究的理论进展, 还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将其语境化, 使其对学生有更大的效用。Sherer and Lee (2002) 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示范。这两位作者回答了引起他们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 并以一种方式阐述了资源依赖和制度视角中一些未被重视的方面, 即他们的核心过程是如何推动创新的。这样的阐述说明了学者和实践者如何能更好地利用这些理论来理解管理和组织。

最后, 成功的讨论部分提供了研究发现的整体情况。讨论部分以一种综合的方式检验假说的结果, 把结果交织在一起, 呈现出对研究发现的整合统一的、理论上有根有据的叙述。当然, 一些实证结果可能出乎意料, 甚至与预期相反。在这种情况下, 重新调整是正常的, 对因果论点的进一步研究也是如此, 以帮助读者, 乃至整个领域, 更好地理解潜在现象。然而, 最终的结果总是一样的。整合不仅促进了单一、关联的信息的发展, 比混乱的信息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更强调该研究概念模型的连贯性, 从而为其研究设计增加了可信度。Agarwal、Echambadi、Franco and Sarkar (2004) 充分展示了这种技能。他们的讨论部分综合了个别假说的结果, 并以一种清晰、简洁的方式对公司分拆的理论进行了整合。

理论意义：一个新的开端

也许最直接的理论意义来自对研究结果的逻辑解释。这些结果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基本理论结构、原则及二者间的关系？这些模式何时出现，以及会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现？他们如何完善对基础理论的理解？这些只是可能提出的“一阶”理论意义的抽样。更有价值的是深入研究观察到的解决“为什么？”的见解。在探索这一维度时，作者开始更全面地研究潜在的机制和过程——既丰富了对给定理论的理解，又让读者对复杂的组织现象有更多理解的因果解释。（Whetten, 1989）。批判性是一项研究的发现和更多文献之间的桥梁。只有通过为给定领域的研究增加“附加值”，文章才能被解释乃至赏识（参见 Rynes “来自编辑”，AMJ 45:311-313 和 Bergh“来自编辑”，AMJ 46:135-136）。

当然，一项研究的客观发现并不是有价值见解的唯一来源，它们与早期结果的关联也提供了丰富而有意义的理论上的细微差别。例如，在相互竞争的论证中，对偏离早期发现的探索可以揭示出意想不到的边界条件，甚至可能是有疑问的假设。它还可以揭示以前在理论理解上被忽视的差距，例如焦点结构定义中的意外情况以及关键遗漏。Seibert、Kraimer and Liden（2003）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些作者解释了他们的理论研究如何使看似不同的观点得到调和，并相应地对社会资本在职业成功中的作用有了更细致的理解。尽管与早期发现的差异很快就能吸引读者的兴趣（Weick, 1989），但与先前研究一致的发现也有助于扩展更细微的理解维度（Hollenbeck, 2008）。例如，Siebert 等人讨论了如何控制先前确定的职业成功预测因素，从而加强了他们对网络结构和社会资源的关注。不管是哪种特定的模式（即一致性或差异性），与先前的相关研究相比，对发现的探索往往能阐明先前未被认可的理论见解。

最后，作者们通过探索发现研究结果的途径，有效地为形成理论理解提供了信息。很少有研究遵循线性轨迹。文章终稿往往是对最精练的思想（即，什么起作用了）的

描绘,然而,不太成功的研究可能同样具有信息性。当其他理论探索得到预期结果时,这一点尤其正确。事实上,对任何一项研究的理论推论的检验之一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经受住了“替代解释”的挑战。对其他叙述的合理性的事后反思,为研究的结论提供了支持,也可能揭示了理论上的重要差异观点。例如, Faems、Janssens、Madhok and Van Looy (2008) 的讨论部分不仅研究了联合治理这一替代解释的优点,还阐明了结构和关系的关键区别。

未得到验证的假说也是如此。它们往往构成了一种丰富的、但通常已被抛弃的理论理解方式。作为副编辑的经验表明,许多学者厌恶(更不用说保留)不支持的假说。然而,未能找到对关键理论论点的有力支持,其本身就具有信息性并有发人深思的意义,这些发现无疑有助于理论的持续发展。因此,在反思研究过程中的发现时,不仅关注符合预期的(即支持的)结果,作者关注意料之外的结果也对他们也很有帮助。

二、常见错误

以上几节概述了一些指导原则和建议,认识到作者在阐述其研究的理论贡献时所犯的一些常见错误也同样重要。有三种普遍错误:重述结果,冗杂和过度解释。

重述结果

从结果到讨论的转变标志着叙述的焦点发生了变化,从回顾研究中出现的情况到解释研究结果为什么重要以及它们如何改变研究领域中的既存见解。作者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过多地讨论或重新总结假说检验的结果,而不去关注解释结果的意义。在某些情况下,作者在讨论部分的前几段中重述研究结果,然后转到其他小节(实务意义、局限性、未来的研究方向等),而丝毫不强调其研究的理论意义。当读者读到讨论部分时,对研究结果仍然记忆犹新。因此,此处需要的不是对结果的重新整理,而是对

研究结果为什么重要和值得在杂志上发表的解释。提醒读者注意论文的关键发现是可以的，但这仅仅是解释研究结果如何解决了促使新研究进行并问新研究奠定基础的研究难题的出发点。

冗杂

作者在讨论部分犯的第二种常见错误是冗杂，当叙述了大量的理论意义时，其中一些或所有的意义看起来都是相互分离的，和这篇论文的“钩子 (hook)” (参见 Grant and Pollock, “来自编辑”, AMJ 54:873-879) , 和论文的理论发展 (参见 Sparrowe and Mayer, “来自编辑”, AMJ 54:1098-1102) 无关。冗杂的意义缺乏重点，会被认为是肤浅的。一篇论文对理论意义的讨论应该围绕着深入涉及的重要问题展开。这些意义本身可能存在于比数据更高的抽象层次上，并且简洁地解释了假说检验的结果 (包括支持性的和不支持性的)。作者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构建一个冗杂的意义部分？与其确定每个结果的意义，集中于研究结果的总体意义会更好。当涉及到加强理论意义时的阐述时，作者应该抵制住简单地插入一两个额外意义的诱惑。在完成草稿之后，可以重头看看该小节是否尽可能集中在重要的理论意义阐述上。这些意义是否能结束在论文开篇提及的具体问题的循环？换句话说，它们是否与导言中确定的研究问题和理论进展相一致？是否有机会减少强调的意义的数量，同时加深对已经阐述的意义的覆盖？关注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更集中、更有说服力地介绍论文对理论的贡献。

过度解释

作者在讨论部分犯的第三个错误是得出了超出数据结果的全面结论。为了使读者相信他们的研究具有重要而广泛的理论意义，作者可能会言过其实。不可否认，这种判断可能有一些主观性，因为一个人的过度解释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研究的重大意义。编辑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一个作者的叙述进入了一个似乎与实证脱节或在论

文的开头、理论发展中没有被提及的领域时，他已经走得太远了。当作者将新的（即先前未提及的）理论编织到讨论中时，他们应该考虑一下如何在论文前面的部分涉及这些想法。作者们也许可以利用它们来加强论文的吸引力。

当作者把理论意义当做次要部分或非本意行为（前文附加定义 2 或 3）时，也更容易发生过度解释。在完成了论文的导论、理论和方法部分之后，作者开始撰写讨论，但最终发现论文的理论意义有些平庸。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意义使作者从结果中得出貌似合理地主张。避免这一错误的一种方法是，在撰写论文的导论和理论部分之前，先考虑一下“意义”部分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很难概括出一个让人觉得充实又有说服力的意义部分，很可能该部分就缺乏与 AMJ 使命相一致的深度和范围。

三、结论

归根结底，发表参考性期刊文章是一种为特定知识体系做出贡献的手段。各期刊不同的使命陈述反映了该期刊不同的价值和发表目的。在 AMJ，理论上的先进性是一个重点，作者们正是在理论意义的讨论中把他们在其研究领域的成就说清楚。经验表明，最好的讨论（除了概述其研究的局限性、实际意义和对未来研究的建议外）从理论角度对最初的研究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当然，这需要与广泛、相关的理论文献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为了取得进展需要阐明由直接调查产生的重要的独特新见解。简言之，讨论部分提供了一个阐明研究如何改变、挑战或以其他方式从根本上推进现有理论理解的场所。避免三个错误（可以概括为做得不够（重新整理）、做得太多（冗杂）和做得太远（过度解释））可以大大提高讨论部分和论文的质量。希望有了这些知识，作者们不仅更愿意好好写讨论部分，也更愿意接受为正在进行的理论发展作出贡献的回报。

第七部分：定性研究有什么不同？

摘要：本文是“AMJ 发表指南”系列的第七部分。该系列文章由 AMJ 的编辑们联合撰写，为如何提高投稿文章的质量提供意见和建议。本文重点讨论了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差异。

在过去的六篇文章中，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如何提高投稿质量给出了广泛而详尽的建议，包括研究主题的选择、研究设计、提出假设、方法与结果呈现等不同内容。一方面，本系列的大部分内容对定量和定性研究都是适用的，比如 Colquitt 和 George 提出的研究主题选择的五个标准——重要性、新颖性、好奇心、研究范围和可操作性 (June 2011 “From the Editors” [vol. 54: 432–435])。另一方面，定性和定量研究也有一些关键的区别，比如定性研究通常不会受到 Bono 和 McNamara 发现的测量、操作和模型设定问题的影响 (August 2011 “From the Editors” [vol. 54: 657–660])。为了提高投稿质量，我们有必要去理解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差异，然而这并不总是容易表达和解释的，即使是定性研究方面的专家。

为了更好地表达和解释定性研究的不同，我们集中思考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一个以前只发表过定量论文的同事让你找出定性论文和定量论文之间的主要区别（除了提供的数据类型），你会怎么回答？我们将这个问题提交给 AMJ 的一些顶级定性作者和审稿人。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共鸣，因为我们收到了 24 条回复（超过一半），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的同事对这个问题也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一些人认为差异是明显的，而另一些人认为差异是表面的。

我们不是简单地报道他们说了什么，而是综合了他们的观点（并穿插了一些更能说明问题的引用），同时从负责定性稿件的副主编做出的 180 多项决定中总结了自己

的经验。我们没有与前六篇文章的内容进行逐点比较（结果可能太长、太繁琐），而是以一种更全面的视角提供了定性研究的独特属性。通过这种方式，阅读这篇文章的作者将获得关于写作过程的有益指导，而不必阅读其他六篇文章，但如果你将这篇与前六篇文章结合起来阅读，也可以找到直接比较。同时，我们也会以 AMJ 中最佳的定性论文为例来阐明观点。我们希望这篇文章不仅能为那些曾经尝试在 AMJ 上发表定性论文的研究人员提供深刻的见解，而且对那些将来希望这样做的人也有帮助。

一、通过归纳构建理论

在 AMJ 上发表的论文通常通过对焦点现象的深入研究来改变、挑战或从根本上推进理论。虽然定性数据也可以用于理论检验或推导，但大多数定性论文都是通过归纳来推进理论的。这种目的上的差异导致了定性和定量的 AMJ 论文之间最显著的差异，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一个短的、多用途的前端

“定性研究人员通常必须为他们的研究问题建立一个案例，
并比定量研究人员更强烈地激励他们的工作……因此，在手稿的
开头，作者必须更加努力地去建立理论上的缺陷，并为这个研究
问题的重要性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所有的 AMJ 论文都需要一个吸引人的前端来推动研究（请参阅 Grant and Pollock, October 2011 “From the Editors” [vol. 54: 873-879]）。一篇论文的引言和文献综述能够帮忙抓住和引导读者的注意力，使其更容易理解贯穿全文的理论。例如，定量论文的前端通常包括引言、文献综述和假设的提出，其中的文献综述为假设提供了背景。

然而，定性论文有不同的目的，它们的前端更短，但却有更多的功能。在功能上，定性论文的前端不仅要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揭露当前一个有必要进行开发和拓展的理论的重要缺陷，进而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而且要为随后的文本数据提供一个分析框架，为将要产生的理论提供一个跳板。在篇幅上，如果文献综述部分揭示的太多，那么读者会觉得理论没有从数据中产生；但如果文献综述揭示的太少，那么项目的范围就会太广，难以管理。因此，定性论文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部分。

例如，Plowman, Baker, Beck, Kulkarni, Solansky, and Travis's (2007) 的关于激进性变革的论文，首先通过描述教会的组织变革事件来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然后以现有的激进组织变革理论和复杂性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用于分析的平台。甚至他们的研究问题可以精简到同时描述他们的研究项目，引发人们的好奇心，并揭露理论上的缺陷：“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试图理解最初的细微变化为什么、以及怎么样逐步升级，并导致让人意想不到的激进的组织变革。”

一个长的，强有力的后端

定量论文经常会在前端提出一些之后会被验证的假设来建立理论。因为新的理论已经在定量论文的前端被详细讨论过，所以定量论文的后端只是讨论实证结果的意义，而定性论文的后端则是非常丰富和重要的。在定性论文中，一个强有力的讨论部分不仅应该总结研究的发现、阐述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而且也要明确地表达分析的数据、建立的理论和相关文献之间的联系，进而将数据和理论结合起来。这常常导致复杂和动态的讨论，特别是考虑到锚定理论、数据分析和理论贡献之间的高度相互依赖性。

Plowman 等人在定性论文的后端，用一句话简洁地总结了研究的发现：“教会衰落和复兴的经验说明，变化不仅是偶发的/离散的，也可以被视为是持续的/进化的...但也提供了经验证据，表明持续的变化（其速度比偶发的变化慢得多）可以变得激进”。

为了有效地管理理论上的拓展，Plowman 等人将他们的主张列在一张表中，并与现有的变革理论和复杂性理论并列。通过对比，这让他们有更多的空间来讨论其研究的意义，强调他们工作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全面、个性化和透明的方法

“定性研究人员对什么是可接受的方法和分析没有明确的一致意见…定性研究的特征是它牢牢扎根于具体的现象中；然而，每一位研究者探索这一现象的过程都是独特的、非线性的。”

定性研究人员在方法上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包括他们进行访谈或民族志研究的方式，以及他们用来分析数据的技术。与定量研究不同，定性研究不能简单地引用众所周知的数据集和统计检验。因此，定性研究人员提供其数据来源和分析的详细说明是至关重要的。探索的过程（从开始他们的项目到提交他们的手稿）解释了数据和涌现理论的意义，表明了研究工作的质量、研究者的信誉，以及数据和涌现理论的可信度。因此，研究人员经常以第一人称和条件反射的方式去描述研究的方法。

许多 AMJ 的获奖定性论文都会描述这段探索的过程。Dutton and Dukerich's (1991) 关于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的无家可归者问题的研究是经典的定性论文。他们对方法的描述是详细和个性化的，清晰地反映了他们的非线性的探索过程：

“我们最初的研究目标是探讨组织的不同群体如何解释和回应无家可归问题。这个目标与组织文化和组织意义创造的研究相一致。然而，被调查者所提供的数据显示出一种令人惊讶的一致的对该问题的解释模式……这个研究最终强调了定向思维、集体信念和共识因素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解释无家可归的问题。”

创造性的数据展示

“定性与定量学者是相似的。我们都试图把我们的研究报告弄得一团糟。然而，在边缘上，定性研究与混乱更接近。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

与定量数据不同，定性数据不容易被合成或简化成表格，因此定性研究人员必须创造性地展示他们的数据。例如，一些研究人员按时间顺序展示数据，另一些则通过观察寻找模式，更喜欢基于一阶和二阶编码的数据展示。最重要的是，必须以某种形式去展示数据，而不仅仅是描述数据，这样读者才能将原始数据与分析的数据联系起来，将分析的数据与涌现理论联系起来。这些数据必须将读者带入上下文环境，以提供对焦点现象的个人体验，并为涌现理论提供支持。其中的挑战是在 AMJ 的页面限制下，展示出数据的丰富性和深度。海量的原始数据要求定性研究人员在面对无限的可能性时，要通过丢弃不相关的数据来聚焦自己的研究。

例如，Gersick(1989) 调查了被要求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一项创造性任务的工作小组的转变。她用摄像机录下了队员们的努力，并在墙上挂上了时钟。她的文章使用图中的星号来说明工作小组的转变，其中星号用来说明每个团队在一小时内的努力程度。图中星号的模式生动地说明了促成成功结果的转变和节奏。

二、讲一个好故事

“我认为所有的学术写作都必须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定性研究更是如此。”

超过一半的同事在回复中使用了“故事”这个词，并强调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对于好的定性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请参阅 Golden-Biddle & Locke,2006）。毫无疑问，定量研究者也试图在他们的手稿中讲一个好故事，但故事是定性研究的本质。定量论文

通常遵循一个定义明确的结构：引言、文献综述、假设、方法、结果和讨论。数据的叙述（通常在方法部分）和理论的叙述（通常在假设部分）像是被拼接在一起的。不同的是，定性研究人员试图将这些叙述整合起来去创造一个好故事。理论的叙述包括已有的理论和涌现的理论；数据的叙述描述了原始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获得结果或发现的过程。

两个叙述共同构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故事

“定量研究人员通常只观察少量的‘树木’，并试图得出森林的含义，而在定性研究中，我们试图通过树木来了解森林。”

通过数据和理论的叙述，定性论文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他们通过煽动性的问题制造紧张，通过数据叙述构建情节，通过理论叙述提供有趣甚至煽动性的解释和结论。而且，数据和理论的叙述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有时很难将两者分离开来（不像定量论文，数据和理论被清楚地标记出来）。数据的意义需要理论来提供，理论的背景需要数据来提供。因此，[定性文章使用已有的理论去解释数据，使用数据提供背景，进而深入描述这个现象，最后以涌现的理论为新视角去揭示这一现象。](#)

例如，Elsbach 和 Kramer (2003) 通过询问专家如何评估他人的创造潜力来创造他们的故事。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叙述建立在社会判断理论的基础上，他们认为，社会判断理论关注的是外行人，而不是专业人士，是在实验室里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实地。他们通过理论叙述编织了数据叙述，提供了一个剧本作者向好莱坞电影公司高管和制片人兜售想法的详细叙述，在这个叙述中穿插着引用和丰富的事件描述。他们的理论叙述的结论是，评估者判断目标的创造潜力不仅基于目标的属性，而且基于他们与目标的关系。这两个故事交织在一起，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就像一本好的小说，好的定性论文能够吸引读者，激励他们继续阅读。

一个独特而鼓舞人心的故事

"当我阅读定性研究时，我想要被震撼。我想体验一下‘shazzam!’——灵感迸发的火花或深刻的洞察力，给我提供了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想法或看待事物的方式。"

一个好的故事是引人入胜的，是不断向前推进的。定性研究通过数据和理论的叙述做到了这一点。数据叙述将数据置于独特的上下文中，并巧妙地叙述，然后揭示关于管理和组织的一些新的和强大的东西。理论叙述与先前的对话相联系，揭示了一些新的东西，能够改变读者看待其他现象的方式。理论叙述必须提供一个重要的贡献，包括启示性的和科学上有用的洞察力 (Corley & Gioia, 2010)，其中启示性维度在定性研究中尤为重要。

每一篇获得 AMJ 最佳文章奖的文章都提供了一些真正独特的东西。例如，Dutton 和 Dukerich (1991) 提出了关于纽约的无家可归者的深刻见解，这些从数据中获得的见解揭示了形象与身份的重要交互作用。Greenwood 和 Suddaby(2006) 通过深入研究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多学科实践的演变，展示了制度企业家在高度制度化的环境中动员变革的过程，揭示了他们对理论的深刻理解。

三、拥抱过程，而不是计划

"定量研究是对一开始制定的计划进行认真的准备和忠实的执行；定性研究是探索思想。"

定性研究人员的工具、技术和过程有很大的不同，不仅是在开始阶段，而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包括写作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开始，[定性研究人员往往不知道他们将在哪里着陆](#)。定量研究人员通常遵循详细的计划，因为数据收集是如此专注于测试一

个先验的理论。在收集数据之前，定性研究人员通常甚至不知道他们所依据的理论。他们着陆的地方可能与他们出发的地方大不相同。这种迭代过程对定性研究人员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同时写作和研究

“我认为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想法和发现在每次写作时都会被重新概念化。”

在定性研究中，理论和数据叙述紧密交织在一起，打破了研究和写作的界限，使两者同时发生。例如，定性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数据分析与写作过程密切相关。通常情况下，涌现理论的叙述是在论文的后端被揭示出来的，这迫使论文前端的理论叙述和数据叙述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一旦数据被重写，额外的理论见解可能会出现。因此，理论发现常常发生在写作中。这种迭代过程违反了详细的计划，而详细的计划通常是一个好的定量研究的特征。

提交：只是另一个开始

“很多发现都是在你写的时候发生的，在你写的时候，你发现了仍然存在的差距、矛盾和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定性研究的写作是一个高度迭代的过程。](#)”

正如我们的许多小组成员所解释的那样，这种高度迭代的过程通常是通过提交论文的评审来维持的。审稿人通常会成为合作者（但不应该成为匿名合作者），因为只有当审稿人对数据的社会意义做出反馈时，才能完全理解归纳研究的理论意义。通过这种方式，定性研究人员可以被认为是雕刻家：他们使用一系列的工具去加工和重新加工他们的材料来形成他们的作品。评论家和审稿人揭示了看待作品的新方法，这有时会迫使作者进行重大的修改。正如我们的专家组所指出的，[定性研究人员通常在](#)

论文的后端完成之前无法完成论文的前端部分；在审查过程中，这两份文件都将继续修改，直到最终的手稿被接受为止。

四、结语

在回顾我们准备和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许多相似之处，正如我们在 AMJ 看到了优秀定量论文和优秀定性论文之间的差异一样。无论报告的数据类型如何，撰写一篇优秀的学术文章都是一项具有挑战性但又值得做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让定性论文看起来更难写，也不是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分开。事实上，定性手稿得益于定量研究的强大传统，它们对定量手稿的写作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帮助研究人员在 AMJ 上发表他们的定性数据，并理解撰写定性论文的一些独特属性，这些特征通常是从经验中获得的。因为定性研究的标志是它揭示理论边界和推动理论的能力，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将受益于更好的定性研究。希望这篇文章提供的见解和知识将鼓励更多的学者在 AMJ 上发表强有力的定性研究。